

创作真正有价值的草根艺术

□ 吕育忠

上海不仅是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重镇,也是引领全国舞台艺术创作的码头。近年来,上海舞台佳作迭出、硕果累累,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代表着国家舞台艺术形象和水准的优秀作品,比如京剧《贞观盛世》《成败萧何》;话剧《商鞅》;杂技剧《天鹅湖》;杂技晚会《时空之旅》;越剧《红楼梦》;昆曲《班昭》《长生殿》。包括在第五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上获得得奖剧目榜首的《景阳钟变》,我觉得假以时日也一定会成为新时期的昆剧经典,它的意义不仅在剧目本身的成功,而且将为以后昆曲传统剧目的挖掘、整理、改编找到一条新路。

真情之心

沪剧《挑山女人》是上海戏剧舞台艺术创作的又一道亮丽风景,在看戏的过程当中让人深切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感动,仿佛是回到小时候观看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的情景,以及改革开放之初戏曲演出的火爆场面。《挑山女人》展示出的为人之母的大情、大爱、大义、大忍,戏中的生命力量、生命的精神和执着的生活信念,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打开心扉的钥匙。文化建设也是一种民生建设,客观上就要求艺术创作必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、满足百姓需求为着眼点和落脚点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就是要以人为本,凸显人文关怀,以真情之心面对生活,真实地了解生活、反映生活,在平凡生活中挖掘出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深度,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的尊严、生命的希望,传递生活的热情和人生的温情。

自强之志

《挑山女人》就是这样一部捕捉当下百姓生活、承受百姓感受的接地



■ 《挑山女人》剧照
图 TP

气的优秀剧目。剧作家以一种成熟的心态,创作真正有价值的草根艺术,为落实生命价值而呐喊,为弱势群体而发言,力争用生活的真实流动来表达人的情感和意愿。剧中女主人公不靠天、不靠地,凭着自强不息的意志,活得刚正硬朗,活出做人的尊严。这种精神的力量,既是对文化传统的传承,也是一种现代的觉醒。

剧种之美

在这个戏中,沪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与现代家庭故事剧契合共振,传达出良好的艺术效果,主演华雯的表演相当

成功。我国的地方戏是以当地方言和生态体系为艺术本体,在它的发展演变当中,形成了各自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表演特色,如何选择素材,使之与剧中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相吻合、相贴切,就显得非常重要。沪剧《挑山女人》的成功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沪剧艺术家坚持剧种独特个性,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成功,也是沪剧几代艺术家探寻本剧种最佳表现力的成果。

琢磨之处

当然,这个戏还可以在已有的成功基础上精益求精,更臻完美。

第一,剧中婆婆怨恨儿媳“克夫”,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人物带有封建迷信色彩,但她一开始就对年幼的孙儿孙女不管不问,断然离去,显得不近人情。第二,最后当女主人公得知曾暗恋自己、并在最艰难时刻给予她帮助和温馨的成子强死讯,这是深入表现她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节点,可惜被婆婆的出现打断,整个情感转移了,没有得到充分张扬。如果在开掘女主人公善良、坚韧的品格的同时,进一步开掘她的复杂的精神世界,可能会增加本剧的厚重感。(作者为文化部艺术司戏剧处处长)

努力追寻与观众的共振点

□ 李莉

到目前的影响力,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创作中努力追寻与观众的共振点。虽然这个戏从目前的剧本和演出来看,都还有许多可以改善和提高的地方,但为什么观众几乎没有挑剔它的某些缺陷和缺点,而是受到了感动,原因就在于此。我想,现代题材的创作,如能找到与观众的共振点,即使戏暂时还不太完美,只要打动和感动观众,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感动点上找

到继续努力前进的方向。

第三是上海应该发掘与组合自己的原创力量。我挺为《挑山女人》骄傲,因为这个戏全部是以上海的原创力量来完成的,这在当今的新创大戏中比较少见。无论是宝山沪剧团的团队,还是编、导、演、音、美,没有一个是外请的。这就使我们思考:如何培养上海本地的原创力量?如何在现有的文艺院团中注入原创活力?我觉得这是

非常重要的。华雯所在的宝山沪剧团,有一个经常合作的主创班子,多年的创作打磨形成了一种艺术上的默契,这样的创作模式值得提倡。文艺院团有了常态的合作群体,就能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色与艺术风格,创造出好戏来。因此,努力培养自己的原创团队,这是包括越剧院在内的文艺院团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。

《挑山女人》现在正在进行第二部的修改,听了方方面面的意见,作为编剧,我会积极努力把剧本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(作者为沪剧《挑山女人》编剧、上海越剧院院长)

对新时代文化消费的探索适应

——新概念越剧《江南好人》赏析

□ 戴平

少廉耻,失德无诚信”的时弊。

布莱希特的戏剧美学观就是理性大于感性,思辨多于移情。在《江南好人》的演出中,人们所熟悉的越剧加进了许多“陌生的技巧”,使观众感到陌生和惊异。

实现自我超越

《江南好人》是一出寓言剧,它的戏路与越剧的以情感人的传统几乎背道而驰。导演郭小男在戏中作了大胆的实验。比如想当飞行员的杨森准备结束生命时,从舞台上空突然掉下一块荧光屏,上面写着“一棵可以上吊的树”;每一幕结束后,舞美队工作人员

会身着统一的工作服,将台侧的两盏聚光灯推上推下,提醒观众注意:“这是在演戏”。种种手法,让刚刚进入剧情的观众,情绪一而再、再而三被打断。许多越剧的老观众觉得不习惯,却正是这出新概念越剧的新奇之处,也强化了间离效果。

茅威涛主演《江南好人》,同时饰演的沈黛和隋达男女两个主角,也就是布莱希特剧作中的“双面体”。一女一男,一正一反,性格举止语言反差极大。茅威涛首秀“女红妆”,对她来说,是莫大的挑战;沈黛和隋达一进一出,穿梭其间,则是双重的“间离”,既是男女身份的间离,又是角色心理

去年10月我看了《挑山女人》的首演,当时就被震撼。进剧场时看见观众席上放着面巾纸,还觉得好笑,是不是过分了,看完后面巾纸全用完,我一个大男人流了三次泪。当晚回家我就在沪剧网的个人博客上发了个帖子:《挑山女人》,一出催人数量泪下的煽情戏,一个令人由衷敬佩的“美丽女人”。认真真考虑了三天后,我又发了一篇剧评。

作为沪剧观众,我感受到《挑山女人》的三点成功。一是成功在选材上,一个家庭故事,一个女性主角,一段坎坷经历。家庭故事历来是沪剧的成功法宝之一,滩簧时期的《卖红菱》《陆雅臣》;西装旗袍戏时期的《叛逆女性》《大雷雨》《碧落黄泉》;解放后的《罗汉钱》《红灯记》,都无不把视角投在家庭上,写家庭的悲欢离合,写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。《挑山女人》定位在一个破碎家庭,剧情不复杂,但感动人;人物不高大,但可信;唱段留得下,听得出流派韵味。

女性作为绝对主角可以说也是沪剧的特色,因而成就了众多的女沪剧名家。近年来,华雯演的金兰云、王瑛、江姐等女干部、女英雄角色,个个都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,这次塑造的全新普通母亲形象,一定会更铭刻在观众心中。

二是成功在戏剧结构上,一条悲剧主线上,恰如其分地排列着几个泪点。沪剧擅演悲剧,编剧李莉很懂得观众的看戏路数及悲剧欣赏心理,波浪式地安排情节,设置泪点,让观众在刚擦拭眼泪不久,以为能舒口气的时候,又让你再一次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,直到一个个哭红了眼圈,走出剧场心里却感叹:“今天真是看了一出好戏!”

三是成功在舞美、音乐等综合艺术,或有突破或保持特色。在《挑山女人》中,我再次感受到区级沪剧团对新戏中保留、运用沪剧传统唱腔做得比较好,老观众能在新戏中听到熟悉、喜爱、痴迷的流派唱腔。如戏中弟郎在母亲面前埋怨奶奶的唱段,用了人们熟悉的邵派唱腔,显得更为亲近;华雯最后那段赋子板也来得正是时候,真所谓“不吐不快”。戏迷很渴求听到那些怀念的流派,说实话现在很多新戏里没有流派。在舞美、灯光处理上,《挑山女人》比宝山沪剧团以前的《红叶魂》《红梅颂》也有了一个跳跃。

百姓欢迎沪剧,欢迎《挑山女人》这样的好沪剧。希望专业沪剧院团多多复演传统经典剧目,多多创排新戏。(作者为松江区观众)

的间离。历经6个月炼狱式折磨后,两个角色的塑造各具风采。为进一步达到间离效果,由著名花旦陈辉玲反串欺骗伤害沈黛的杨森,戏份比原作增加不少,演得也很传神。两位主演都实现了处于表演艺术高峰上的一次自我超越。

越味尚须加强

该剧的不足之处,我以为是越味尚嫌不足。它更多的是向音乐剧靠拢,与越剧“间离”得远了一点。茅威涛在剧终的尹派唱段,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,就是观众意见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此外,剧中的“江南”及“民国”元素和现代舞、爵士舞、说唱RAP等现代感元素,似乎多了一点,杂了一点,如适当作些减法,多融入一些越剧传统的元素,标新立异又似曾相识,可能会更受新老越剧观众的欢迎。

★ 新作一瞥

茅威涛来沪主演新概念越剧《江南好人》前,她声称是穿着“防弹衣”来演出的。现在看来,在上海演出两场,虽有争议,总体反应是积极的。这说明,在“海派戏剧”发源地的上海,《江南好人》试图让越剧的未来拥有更大的空间的实验,已获得相当多的观众的认可。

寻找新的载体

《江南好人》是曹路生和郭小男根据布莱希特的话剧名作《四川好人》改编的,基本情节和寓意忠实于原著。新概念越剧《江南好人》之新,就在于导演郭小男把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念移植到越剧中,进行戏曲化的体现和创造,并吸收了其他多种流行的艺术样式穿插